

洪北江詩文集

六



卷施閣文乙集卷五

陽湖洪亮吉著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序

乾隆十四年吾鄉莊氏之致仕居里中者凡九人曰禮部郎中清度年九十曰福建按察使令翼年八十四曰臨洮府知府祖詒年八十二曰黃梅縣知縣贈文選司主事樵年六十九曰密縣知縣封福建臺灣兵備道歆年六十六曰開州知州學愈年六十三曰湖南石門縣知縣封甘肅寧州知州柏承年六十三曰射洪縣知縣贈順天府南路同知大椿年六十二曰溫處兵備道封禮部右侍郎柱年六十因爲南華九老會各繫以詩其宗之年及六十而未

預斯會者復二十一人各依韻和焉盛矣哉非特宗族里
鄙之榮蓋昇平之僅事矣且數公者既無巧宦之目仕有
廉吏之聲彈琴之治甫成抽簪之情已切其在官也種秫
之田無五十畝其謝事也成都之桑少八百株貴而能貧
知止不殆此其高致一也居鄉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弟
有公綽之不欲法嚴平之自然風貌樸誠肖其披服卜商
不假之蓋酷暑而詎張晏嬰已敝之裘奇寒而始御其高
致又一也東西之第匪遙釣遊之所不乏葭莊之魚涉春
而已種蘆墅之菱經秋而可采方伯別業實曰青山尙書
廢園亦名來鶴永日永夕斯陶斯遊觀邦國之蜡曳杖而
必偕賽里社之神聯裾而早集其高致又一也維時風俗

既淳里居最樂盈門頽白之叟占野屢豐之年然而刻魚
入饌行于鼎食之家束脯爲禮饋彼歲時之會從大夫之
後亦竟徒行避長吏之庭有同由徑薦紳之讌市僧不列
於筵士夫之尊吏胥罕識其面均得遂彼恬適享其大年
其高致又一也家世傳學則有夏侯代不曠僚實惟沈氏
是以隨會旣老變勾嗣而登朝望之未休育咸皆成廬仕
門閥之盛里鄙榮之而數公者處貴寵而不矜與寒素而
鈞禮羣從之謹飭者賜嘉果而必捧子弟之通脫者逢乘
馬而亦數此則十室之邑忠信所存百年之宗家法斯在
其高致又一也予少以孤童逮承顏色高山仰止不去於
懷乃文考欲賦靈光之殿已頽孔融成童老成之人先謝

是可戚矣石門君孫宇達世其家學早有令聞懼良會之就湮遺翰之放失遂各係以小傳並索序于余余惟九世卿族首數乎甯俞萬石素風或衰于石慶花樹之法不及于百載棠棣之碑僅傳于數紀皆名宗之所宜鑒也故原其本末序之所以紀人瑞之符亦以垂後來之則云爾
復錢少詹書

亮吉頓首少詹先生閣下此惟道履勝常義蘊益邃禮堂暇日惟寫六經中壘算年漸成七略幸甚幸甚亮吉雖未及閣下之門然每得閣下一書輒憫其嗜古之誠爲析諸疑義所在則亮吉之師閣下已久矣承爲刊定三國疆域數條除淵泉漢葭前已自悟其失隨卽更定餘謹一一如

來教也又承示唐開成石經左傳與今本異同處甚爲精
審然如旦辟左右之旦誤爲且少齊有寵之齊誤爲姜石
經之外北宋塹本及淳化本尚皆不譌益知亭林顧氏之
言爲不足據比來以諸書釐正左氏經傳本文至數十處
如郕郛二邑缺其一方

文公六年

淇水兩言全成脫簡

桓公十三年

增子于適

宣公二年

脫侯爲齊

桓公六年

均係本文非爲小失此之

增損或尚不至戾于古也又有杜氏時經傳本已誤者如

鬴車之爲輔衲服之爲均亦惟求杜氏已前諸儒之說實

可據依者間爲釐定稍疑卽闕之俟藁本粗定尚當質之

閣下耳兩年以來左傳詁以外復成乾隆府聽州縣志五

十卷大類亦同元和郡縣而于兩漢故城歷朝舊縣河渠

之興廢水道之遷徙頗加詳焉又五金利用詳所出之山
近監便民記置場之所其有爲吉甫所載而今則略者如
莊子觀魚之臺滕王宴賓之閣並登佛寺兼采道家以爲
無裨于輿地之實勿收也惟水道有十數條不敢仍古人
之失而又不能遽定者謹略述數事就正焉許君云河南
有淇瀍二水同出密縣淮南王書及酈道元注讀均如急
敕之敕今以目驗及口音斷之疑非二水也水經云漢水
有沮沔數名同出狼谷而山海經及常璩國志又別標鮒
魚之源今以昔名及今地核之又知實一水也他若爾雅
東方之斥山疑卽今青州之沂山以字近而誤漢志廬江
之決水疑卽爲說文之漣水以音近而淆凡此未知有當

與否幸閣下有以教之也近時僕學之士皆從閣下問受
閣下猶子獻之及李君生甫均亮吉所心折然獻之注爾
雅而必書雅爲正遂致西安書手驟爲亦匹之呼李君字
許齋而必書許爲翬乃令近時齒錄分鐫無邑之字好古
似微過也附近所見聞以博夫子之莞爾亮吉再頓首不
宣

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先生別傳

先生諱和寧字畊叔世爲武進人雍正三年分縣又爲陽
湖人其生卒歲月行事官閣具於家狀甚詳其從甥洪亮
吉以爲古之顯於當時名於後世者皆有別傳見於載記
自東方朔至夏統已一百十人所以襄志乘之闕遺備史

家之搜采焉爰甄其遺事以爲之傳曰先生以強仕之日策名杖鄉之年去職其在朝也官不越五品其家居也遊不出千里而許與氣類導迎善氣以是抱人倫之鑒負海內之望者三十年迨卒之日多士之在朝在家者皆爲位而哭相向失聲蓋自東漢許郭有唐韓李以來至今日僅見云而又內行醇備友誼諄篤李元禮之仕宦不異神仙衛叔寶之風華無傷道範若綜其高致可爲神往者焉夫世之獎許爲裏者或因片言之善或錄一技之長皆本素知由于歷試而先生則聞聲已識望氣先知王猛鬻舂之歲卽推公輔之才孝侯射虎之前已卜非常之器每當羣賢高會達士盈門推白屋之童牙詡後門之寒峻致之高

坐無異賓師望彼成名有逾子弟非夫性情之摯能若已
有之如此乎又以士之曠遠歷落者類不護細行好爲大
言史魚爲盜荀況以之叢譏顏回復生禍衡因而隕首而
先生則百喙以辯萬端曲全憤此囂凌形于辭色以巷伯
之疾惡成緇衣之好賢保全者實多云家無一頃之田百
金之產而九族之親來而共食一面之識貧而解衣重門
洞開雖疎逖而可入城府坦白卽鄙吝而必言不移牀遠
客故人樂其寬或破產酬酢故世稱其達多能本乎天性
思理成于自然自夫家居或營小築平泉一石亦徵磊落
之襄龍門半池乃有回環之勢聆寒谷之竹早識陰陽移
遠圃之花先明向背將毋以濟物之量寓之于泉石者乎

若夫朗月入抱莫喻其高裹白雲在天思成其春服守馬
卿之四壁食何曾之萬錢有柳下之阨窮御孟嘗之狐白
此則不可無一學步而卽非誰其嗣之望塵而不及者矣
先生于學或有不窺而識無乎不貫雄博如劉子駿授太
元而亦觀逸才如陸士雲見都賦而驚歎至于商榷一字
如星位之妥于天領悟半言若時雨之零于物則微言之
未絕視古人而莫愧者歟亮吉少以孤童育于外氏執畚
挈榼偶影于僮奴食淡衣麤視同于傭保先生識之于糞
壤之內拔之于羣從之中同舍改觀里閭致敬憫康伯之
陋則輦書以貽之傷羊曇之貧則賭墅以乞之嗟乎士感
知己無時可忘我送舅氏嘔焉而泣秦人之思鉞虎欲隕

百身晉客之念范公將通九地尚何言哉他日信陵之客
張耳有推賢之名潁川之門景顧成行義之實是則後死
者之責而先生之所望矣

文學呂先生墓表

先生諱祖輝字杏標始祖泰然南宋時知吉州始自婺州
之金華遷宜興十七傳而諱仲始者復遷武進遂世爲武
進人太末三徙不越會稽西蠡一宗別于丞相祖諱佺齡
父諱官山學官弟子員行誼文學爲里鄰推重稱靜軒先
生先生其次子也自其幼時已有成人之度其事親也本
樸誠其交友也崇節槩里中父老悚然異焉不有君子斯
焉取斯刑于寡妻孝乎惟孝靜軒君及母許孺人皆鍾愛

之未幾學業頓進聲譽赫然項橐七歲先稱闕里之師施
讎幼童已擅專家之學自是教授里中者垂數十年蹤跡
所至北不越乎大江東不及乎滄海西登于牛首南極于
蛟渚一歲之中閉戶者常及十月六經之師著錄者乃至
百輩操朱墨之管而目以之眇書甲乙之籤而指爲之繭
默思而坐則屢銳繩床問字而前則幾穿戶限而先生之
教人也則又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尹公之弟子咸號端
人東海之學徒並矜奇節士林遵其月旦鄉里以爲祭酒
焉室屢空而晏如德無鄰而不愠方先生之少也與同里
大學士劉文定公侍郎劉圃三先生輩結爲文社先生以
年常爲社首無何兒寬上第嚴助入官馬安則四入九卿

望之則一歲三徙而先生以丞相之故人作諸生之都講
仲舉則經時拂榻平陽則無客掃門蓋文定公時適奉諱
家居亟遣社友招之謝而不往有詢其故者曰使劉公有
不赴招之老友顧不重耶此則濮陽之爲揖客見重公卿
槐里之斥小生居然口實世論兩高之然造物嗇先生于
前而豐之以暮境窮先生以遇而酬之以大年是以禽慶
遊嶽之歲嗣續乃生僻宣罷政之年茂才始舉六極則疾
居次首而先生又益以貧五女則盜不過門而先生復增
其一以平子之四愁不改啟期之三樂于是齒以老而強
遇以塞而泰高密舉小同之載尚克傳經子堅察高第之
時猶能健飯優遊里閭快叙平生迨至楚國之舊友盡號

先賢陸氏之門人亦先廟食

謂先生學徒湯知縣大奎時殉節鳳山

而先生

始息影衡門休神家衙則天之報施善人者實多云亮吉與先生有連且近同里巷閒庭撲棗則王吉之東鄰闢徑聽松則泉明之北牖王微枕上聞捫蝨之談經伯陽竈觚視望羊之讀易知先生者實最深矣以乾隆五十二年月日孤子榮將葬先生于城東新河鄉之高三畝原乞所以傳先生者亮吉遂不辭而爲墓道之表先生生于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卒以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八十有一配蔣氏繼配巢氏子榮丁酉科舉人揀選知縣將贈先生如其官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二人貽安抱安楊亭則藁艸尚元蒿里則衣冠盡白烏乎一邱之土三

尺之碑此日隻雞之奠稱有道而不名他年下馬之陵號
通儒而莫愧是爲表

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宜人葉氏神誥

宜人姓葉氏諱貞世爲蘇州太湖廳人浙江分巡寧紹台
兵備副使士寬之長女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君繩男之淑
配也生而淑慎動合儀則又聰朗善鑒柔嘉有文自夫結
褵逮于屬纊無疾言無遽色門內化之姻鄰宗之蓋夫人
生自鼎族歸于德門葉氏自少保公以來趙宗由宋魏王
以後均代有達人世著清德庭誥二首擬于顏門女誡七
篇方諸曹氏而是時勾吳於越之俗吹羅綺則障天排管
絃則沸日婆羅曼衍之戲與節序並陳踏青上巳之游與

冠蓋爭勝以市媼佐談讌以廟現代醫療是以沉沉畫閣
祀青溪之小姑宛宛紅閨雜黃冠之女士謝夫人之整肅
尙接濟尼竇太君之嚴明亦通巫媼習尙所在賢知交譏
者焉乃宜人之爲女也則秉副使君之懿訓其爲婦也則
守恭毅公之家法曲江從宦伍相之濤詎觀太末侍親刺
史之屏不識迨夫里居益嚴矩矱僮僕受範內外秩如安
志枕溪之宅馬戶之禁斯嚴平仲近市之居魚里之優不
入溢衢社火婢不窺門隔院鐘魚尼難闖戶以閨閣之從
風肖臣門之似水焉宜人則更繪列女于寢頌其格言祀
先姑于庭以爲師保語笑不達于鄰跬步不踰于閭早焚
博具蠶織之婦難休嚴絕禱祠高明而鬼不瞰若其貴而